

重訂續三十五舉
印說
印言

F

篆學叢書

內分三十二種
上海文瑞樓印行

六前

戊午孟夏

重定續三十
五舉

楊永年書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20

HGT. _____

LENG. _____

上海棋盤街
文瑞樓印行

曲阜桂未谷精研六書嘗舉所說摹印條件如元吾子行之數題曰續志原始也志其始故不復云一舉二舉也續其舉故引說無例也宋王球字子弁王球字夔玉是兩人子行誤以嘯堂為球今遷改之不主於糾正也未谷論摹印諸條尚不止於是是舉隅之義也其不名續學古編以此乾隆戊戌九月大興翁方綱

吾十四五時即好篆刻偏求勝國及本朝諸家印譜觀之皆不與漢印合周櫟園作印人傳抑揚眾製其持論亦多在離合間蓋自子行氏而後能言漢印者鮮矣三十年來每以此意語客莫之省也桂未谷明經出眎所述續三十五舉則凡吾所欲言者未谷已略言之而後喜吾之有鄰至于結字損益信縮爭讓之法運刀疾徐輕重之度非未谷又誰為論之是不能無後望矣桐鄉陸費墀

桂未谷先生續三十五舉凡前舉所及例不複出按吾子行間居錄

云宋賈師憲所藏書畫皆有古玉一字印其篆法用李陽冰新意盤屈成文前無此體蓋唐人所創又云黃魯直於元暉古印章詩注云謝元暉若是謝朓則元暉是其字北史元魏諸王亦有名暉者或即此也未谷謂漢篆不盤屈至唐始變且言古人表字印皆連姓實與子行相發如表之有裡也海甯沈心醇

官印始於周而私印至漢始盛其體即所謂摹印篆也自唐用朱文舊章寢失及後又以蟲魚蝌蚪雜施其間而古法亡矣稽古之士追述先民如宋則鬲克一王侁王厚之顏叔夏姜夔各有著錄而元吾衍之學古編三十五舉尤稱博綜吾友桂君未谷復取其未備者而增述之密心冥索以成是書蓋駸駸乎神與古會矣錢塘吳錫麒未谷既集印文為繆篆分韻五卷復取吾子行學古編續其三十五舉追漢法訂俗體數易橐而後成蓋其慎也摹印家參究二書庶幾

無岐途與安邑宋葆淳

閻潛邱劄記云近代圖章力駁何雪漁而返文三橋鑿鑿至理古學
復興亦其一也未谷作印取法於漢直駕三橋而上之所譔續三十
五舉名言精理卓然可傳於戊戌歲開雕京師今又改定重刊可謂
毫髮無遺憾矣庚戌三月海甯陳鱣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_____

HGT. _____

LENG. _____

續三十五舉 乙巳更定本

曲阜 桂馥 冬卉

朱芾曰有人收相侯宣印其文作謬篆乃今所謂填篆也填篆自有法近世填皆無法

徐官曰說文序中有曰繆篆所以摹印也繆字今人多讀作繆誤之繆去聲非是當讀如綢繆牖戶之繆平聲蓋言篆文屈曲填滿如綢繆也人多忽而不講篆刻往往致誤為此故也

朱必信曰印篆增減一法必須詳稽漢隸蓋漢隸每多益簡損繁之妙作印仿其法而仍用篆書筆畫則得之矣斷不可杜撰妄為變亂古文有悖增減之義黎民表曰近世操觚者往往師心臆見不復檢勘私印銘石十譌其九

程孝廉瑤田通藝錄曰潘毅堂舍人蓄古印千有餘事邀余往觀

時張君古餘宋君芝山皆主於毅堂余乃披其譜指一事以語三君曰此一章兩面刻者一曰田乃始印一曰手乃始印手之為田無疑也而文若是此象井田中三夫共一遂也遂必入於溝故出三夫外芝山曰遂何以不置於三夫之首而必貫於其中也余曰中貫之則分三為六彼三夫也此亦三夫也遂在其中所謂夫間有遂也芝山乃復指一事曰王氏之杜以謂余曰若知杜為璽之字乎余曰然哉然哉蔡邕獨斷以為璽古者尊卑共之此則卑者稱璽之驗也於是復相與披譜見有曰○圻者又見有○市者又見有○市者皆私璽二字也私璽者卑者之璽但用市字者古文省也芝山曰私璽而不冠以姓名可乎余曰往時見玉印二字曰家璽家璽猶私璽也是不冠姓名之驗也是譜中有一事曰生余以為封之省徒用封字以封物其權輿與三君皆曰善

案此論秦以前印皆

古文與秦漢以後
用繆篆者不同

馮班鈍吟雜錄曰印章上字或可用隸書不純用小篆也世人多以
為譌字又曰在鐘鼎上字雜用不得梁千秋刻印章名重一時用字
憤憤古篆雜不得隸書今人不知也又曰平生喜教人刻印章用漢
法者施於名字藏書印用元人法齋堂樓閣唐人有法詩句作印起
於近代用文三橋法一兩字大印蘇爾宜所作多用古人碑額上字
為得體亦一長也不可以其人而忽之字多者板拙不可觀宋人間
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變態其式有用古鐘鼎琴樣花葉之類今人
皆不行瓢印頗有用者亦隨時可耳唐人名印有學漢法者皆圓潤
工緻宋人多勁古元人或失之野今皆以為漢印失之矣

吳先聲曰鐘鼎古文皆周秦款識原不施之印後人或取以作朱
文但須得體不可雜湊狻裘續羔緇衣補緇徒獻笑耳

毛奇齡曰予嘗聞隰西萬年少論鐵書大抵晉有楷漢有篆晉以楷
法易六義點畫增損雖倉頡弗顧也漢以篆銅易鼎漆句曲變換雖
姬公旦弗得預也以故鐵書宗漢銅猶之毫書法晉帖凡說文六書
均無用之而其間填朱琢白若正變偏滿益減爭讓諸法確有程量
唐宋以後無聞焉

趙宦光曰近人不會寫篆字容易談印白文小印尚可描補稍大即
不能至朱文更出醜矣

王兆雲曰秦漢印章傳至於今不啻鍾王法帖何者法帖猶借工人
臨石非真手迹至若印章悉從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燦然俱在
真足襲藏者也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曰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
采不失今之能為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獨印章一道耳然

其人多不善書落墨已繆安望其佳子在江南見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為印多妙不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王兆雲曰漢晉之印古拙飛動奇正相生六朝而降始屈曲盤回至唐宋則古法蕩然矣

何震曰圖朱文始于趙松雪諸君子殊不古雅但今之不善圖朱文者其白文必不佳故知漢印精工實由工篆書耳

徐友竹堅曰漢人有摸印篆亦曰繆篆平正方直篆隸互用然其增損疎密極有意義非若今人之故為增損故為疎密也又皆白文承璽口遺意也唐以來始有朱文便多蟠曲非復自然矣宋趙子昂矯之以圖轉去古愈遠然一本許氏字無疑難近代則益蕪歲雜陳不知纍纍者為何語

楊慎曰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庵彌俗也

予嘗考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靄王充論衡桃李梅杏
菴丘蔽野此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間之語與今人
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為宗說文不載
之字用於印章似為未安又案古篆有作莽者又止借莽者石鼓文
作窳其字從穴穴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
菴字作盒詳玉篇皿部有盒烏含切覆蓋也考古圖有伯彥饋盒盒
器皿而借為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
也未知是否以俟知者樓鑰復古編序曰古無菴字謙中以謂當作
閤而難於題扁山谷雖定從艸謙中亦不用也嘗篆楊龜山所作踵
息菴記終篇偶無此字碑額雖從广竟作隸體書之其信古不從俗
類若此因樹屋書影曰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
從广三國志焦先居蝸牛廬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為中郎將持

節監關中兵會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即用此菴字為有據依黃山谷之言如此予案六書遺漏字不少劉為漢姓六書中竟無劉字僕名亮每為僕作印者執亮字須用言旁京之語多作諒予甚以為不然俗書不可從者謂古無此字近人謠用者耳若劉若亮安得謂之俗字乎今泥古者如菴字必從弇然與弇何與印宗漢人而必以漢人所有之字為俗字吾所不解

案說文所無之字見於繆篆者不可枚舉繆篆與隸相通各為一體原不可以說文律之謙中之說守說文者也櫟園之說論摸印者也若升菴謂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為未安則不知八體六體之說矣

又案广即庵字广本象形因不合隸體故加奄變為諧聲山谷諸家皆不識此字說文因广為屋因广當為因厂

趙希鵠曰漢印多用五字故左有三字右有二字者或左二字右三字者其四字印則畫多者占地多畫少者占地少

馬永卿嬾真子錄曰今印文榜額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僕仕於陝洛之間多見古印予蒲氏見廷尉之印章於司馬氏見軍曲侯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榜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之字本意七修類稿曰漢印二名姓獨居右名俱在左防誤看也

案單名複姓表德閒雜印俱無回文

又案陸友仁得古印曰陸定之印名其子曰定之倪迂贈詩有辨文曰定之之句此應是回文否則姓陸名定非定之矣印譜有陸

定之印非回文且前二字占地多自是單名豈友仁所得又一印邪

七修類稿曰稱臣者多兩面有文

案兩面印一面姓名全具故一面單具名作臣某原不同押一處如後世書牘外面姓名全具內但云某啟某再拜也又有一面姓名一面曰甲曰乙曰翁曰翁伯翁仲翁孟翁叔翁季翁公翁君翁孺翁壹翁稚翁子翁孫曰長翁次翁中翁少翁小翁曰伯曰長伯次伯曰孟曰長孟季孟子孟曰季曰長曰伯長次長字子長曰兄曰長兄少兄曰長公次公中公季公少公幼公曰長孺次孺中孺季孺君孺少孺曰卿曰伯卿長卿次卿中卿叔卿季卿少卿幼卿子卿孫卿曰君曰翁君長君中君季君少君幼君小君稚君曰長子中子小子稚子少子王子公子功子曰孫曰翁孫長孫中孫次

孫孟孫少孫小孫王孫公孫弟孫子孫不可枚舉王楙野客叢談
曰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上問此人名
次公何義龐莊敏公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
霸次王也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為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
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又曰唐詩多用張長公事長公者猶
言長卿長君耳前漢人語大率多用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長
次幼少穉此十五字有兄弟者往往以孟仲季長幼次等字為次
第如張釋之字季其兄字仲計必有長兄字孟或伯者鄭弘字穉
卿兄昌字次卿計必有長兄字長卿者杜延年字幼公攷世系表
杜延年有二兄延壽延考而不著其字以幼公字推之計其二兄
必字長公次公此理明甚洪邁容齋隨筆曰檀弓云幼名冠字五
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人之命字一而已矣初曰子已而為仲為伯

又為叔為季其老而尊者為甫蓋無以兩言相連取義若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案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章耳下至西漢與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長子雲子兄子真子公子陽子賓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長卿少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聖卿長君少君穉君游君次君贛君近君曼君王孫翁孫次公少公孟公

游公仲公長公君公少叔翁叔長叔中叔子叔長倩曼倩次倩穉季長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長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賓君倩君教君蘭君長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路少游穉賓穉主穉游穉君巨先巨君長賓長房翁思翁子翁仲之類其義只從一訓

極為雅馴若陳勝字涉項籍字羽彭越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

楚元王字交

案楚元王名交字游疑本書傳刻之誤

朱雲字游爰益字絲張釋之字

李鄭當時字莊劉德字路睦弘字孟迨東漢以下則不盡然
鄭杓覽古編曰古碑碣實與漢之印章同法同意如張弘李廣別部
司馬之印其字絕似古碑額其得形神之用死生之機矣非精深者
不能察也

鄭梁曰年來獲縱觀秦漢名碑見其字體之多寡疎密不必排比
均停而勁拔斌媚各臻其妙因悟古人以善書屬之良工其傳寫
神明皆在筆先刀下有不規規形像之間絕鶴而續鳧者用是心
識篆印一道亦必如此而後為工而世之人乃惟以配搭為先夫
所貴乎配搭者體有不同無容雜亂耳非謂點畫煩簡間架方員
欲其相稱也若僅求相稱則必攤一為兩并兩為一其與牙儻之
求精花押何異乎夫爛銅斷碑好事競賞吾猶惡其貌古藏拙作
偽滋甚而矧其俗等花押者縱使古曾有此天下事宜必古人便

可法乎

顧苓曰白文轉折處須有意非方非圓非不方不圓天然生趣巧者得之起刀住刀處亦然

朱簡曰使刀如使筆不易之法正鋒緊持直送緩結轉須帶方折須帶圓無稜角無臃腫無鋸牙無燕尾刀法盡於此矣

江鎬臣曰堅者易取勢吾切玉後恒覺石若宿腐如書惡縑素輒膠纏筆端不能縱送也

紫金玉質堅故可制印如水晶碑礪瑪瑙兕角象牙皆取其堅自王冕易以花乳石而攻堅者鮮矣

困學紀聞曰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案予所見祭尊印有東昌祭尊南孟祭尊上官祭尊宜士祭尊萬

歲祭尊單入祭尊始樂單祭尊千歲單祭廣廣世無極奉親單祭尊長生安樂單祭尊之印

趙彥衛曰古印作白文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倉敷印近之矣

顧大韶炳燭齋隨筆云凡物之凸起者謂之牡謂之陽凹陷者謂之牝謂之陰此一定不易之詞也蓋大至山谷小至器用皆然惟今之言印章者則以凹陷者為陽文凸起者為陰文蓋古來之傳說固然求其說而不得則曰以其虛也故稱陽以其實也故稱陰不知此贅說也凡後人之印章以印紙故凸起處其印文亦凸凹陷者其印文亦凹古人之印章以印泥故凸起處其印文反凹而凹陷處其印文反凸所謂陽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凸也所謂陰文正謂印之泥而其文凹也蓋從其所印言之非從其所刻言之

也不察古今之異而妄為影似之解其貽誤後學深矣又云凡古人書牘俱用竹簡或用木札既書則泥封之而加印於其上以為識周禮之所謂璽節左傳之所謂璽書其製大率可想也秦漢封禪則書以玉冊封以紫泥印以玉璽至于上書言事則書或用絹素盛以綰囊其用印想或用於絹素之上當更詳之

因樹屋書影曰漢制皇太子金印龜鈕諸侯王金印橐駝鈕列侯丞相將軍金印龜鈕二千石以上中二千石銀印龜鈕千石以上光祿大夫無秩六百石以上銅印鼻鈕四百石以上大夫博士御史謁者即無秩二百石以上銅印鼻鈕太子將軍曰章餘皆曰印余按官印如此計其私鈕亦必從官故今所得坑墓漢印諸鈕不一必非貴而下擬賤而上僭也然不知其某人某官者人非著名傳記後世何從考之此雖細事博古家亦當曉之其餘獅象辟邪覆斗亭鈕之類則

不可知矣

朱氏書史曰印文須細圈細與文等我太祖祕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閣圖書字印亦然仁宗後印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字大印粗文若施於書畫占紙素字畫多有損於書帖近三館祕閣之印文雖細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損書畫也王詵見余家印記與唐印相似始盡換作細圈

攻古紀畧曰古人名印中偶見字旁有龍虎環抱者其字法精妙人皆知之而龍虎形像略存其意亦有一種古樸處最是可愛後人學之不善作意描畫反覺不堪夫龍虎原非印中必須古印內不過偶一見之與其學而貽誚於識者何如不學為藏拙耶

周亮工印人傳曰梁千秋妄工摹小印或以大者往輒怒曰要儂斲

山骨邪

案漢書云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古者官印不過寸許私印更小六朝以降始漸大猶未懸絕至前明私印且有大于官印者亦見出女子下矣

甘旭曰六代書簡奏疏上用某人啟事言事白事白牋言疏等印極當近於書簡用某頓首再拜敬緘謹封護封者俱時俗所為決不可從封固處只用一名印足矣又云秦漢止有名印晉至六朝間有表字印唐宋始盛行近有用某人父者謬特甚若某道人某山人某某子之類古無此制

擷芳錄曰余見江左周郎四字銅印今以地名小字刻印者大都仿倣是式然亦古人偶然之作終非大方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曰印章之制始於秦而盛於漢然祇記姓名及官階耳至宋元始有齋名及別號

張應文曰晉漢印章余所蓄所見約數十方其文止刻姓名及字間有小字者別無閒散道號家世名位引用成語惟單字象形禽鳥龍虎雙螭芝草圓印有之若子孫永寶宜爾子孫子孫世昌日利利出等印即為閒文矣

葉盛水東日記曰圖書印信之說具印史等書蓋自漢以來固有之而元為特盛但多官封爵邑姓名道號書堂齋舍而已雖亦有尊德樂道筆精墨妙等印終非雅製嘗見八十年前兩伍張氏所刻家乘一時諸公圖記尚有典刑後來奇巧溢出漸不足觀近又有摘古人語以寓己意或自造語以為謙己自勵之詞皆非也其書不盡言仁知所好等作固已可笑而所謂保傳尚書大學士章則又可厭矣

周亮工曰文國博為印名字章居多齋堂館閣間有之至何氏則

以世說入印矣至梁千秋則無語不可入矣吾未見秦漢之章有此纍纍也欲追踪古人而不先除其鄙惡望而知為近今矣

雲門山樵張紳書朱伯盛印譜後曰

朱伯盛名珪崑山人

館閣諸公無不喜

用名印雖草廬英公所尚質樸亦所不免惟揭文安公絕不用其制吾竹房論著甚詳然其所用卻又多非合作趙文敏有一印文曰水晶宮道人在京與李息齋袁子方同坐適用此印袁曰水晶宮道人政可對瑪瑙寺行者闔座絕倒蓋息齋元居慶壽寺也鮮于郎中一印曰鮮于伯幾父吾子行曰可對尉遲敬德鞭滑稽大略相同子行嘗作小印曰好嬉子蓋吳中方言一日魏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行處子行為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不曉他日文敏見之罵曰箇瞎子他道倒好嬉子耳太平盛時文人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余座主

張先生仲舉在杭一印曰平皋鶴叟蓋用杭州三山名臨平皋亭黃鶴也古人亦有如此者如雲烟過眼錄載姜白石印文鷹揚周郊鳳儀虞廷蓋以其姓字作隱語辛稼軒印曰六十一上人又以破其姓文米元章書史言劉巨濟符符字亦好奇耳

梅菴雜志曰古官私印外表字印亦不多見宋後用間雜字印於書幅之首謂之引首杜謨可笑今人遵守而不敢有違何邪

都穆聽雨紀談曰前代有某氏圖書之記惟以識圖畫書籍今刻私印亦曰圖書誤矣

朱必信曰古來止有名印字印名字之外別有圖畫書籍間所用印名為圖畫記者始于趙宋金天會十三年得有宋內府圖書之印此即圖書之始而非古法也至於稱名印槩為圖書者乃世俗相承宋人之誤也

陸容曰前人於圖畫書籍皆有印記曰某人圖書今人以此遂槩呼印為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為文章之名莫之正矣

王基曰作印非以整齊為能事要知古人之法會字畫之意有自然之妙今人不知凡能捉刀即自負擅長當時羣公貴客妄為稱道而此匠流本不知秦漢印為何物或見之亦曰篆法不同於說文刀法未造及整齊門外俗夫聞之以為妙論即以品評天下之印遂令人不知學古只知字畫工整為能也

考槃餘事曰今之鑿家以漢篆刀筆自負將字畫殘缺刻損邊旁謂有古意不知顧氏所集四千餘印內無十數損傷即有傷痕乃入土久遠水鏽剝蝕或貫泥沙剔洗損傷非古文有此欲求古意何不求其篆法刀法而竊其損傷形似乎

張舍人墀曰漢印多撥蠟故文深字湛其有剝爛則是入土之物
今人仿漢印有意脫落字無完膚此畫捧心之西子而不知其平
日眉目固朗朗然姣好也豈不甚愚也哉

程孝廉瑤田曰今之業是者務趨於工緻以媚人或以為非則又
矯枉而過乎正自以為秦漢鑄鑿之遺而不知其所遵守者乃土
花侵蝕壞爛之賸餘豈知藐姑射之神人固肌膚若冰雪綽約如
處子者乎

王基曰印篆之病有三聞見不博無淵源一也偏旁點畫轉合不純
二也經營位置妄意疎密三也

袁三俊篆刻十三畧曰蒼兼古秀而言譬如百尺喬松必古茂菁葱
鬱然秀拔斷非荒榛斷梗滿目蒼涼之謂又曰光即潤澤之意整齊
者固無論矣亦有鋒芒畢露而腠理自是光潤否則似物迷霧中不

足觀也又曰人有服飾鮮華輿從絡繹而駟僮之氣令人不可耐者俗故也篆刻家諸體皆工而按之少士人氣象終非能事米氏書史曰畫可摹書可臨惟印不可偽作作者必異王詵刻白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予辨出元字脚遂服其偽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毛奇齡曰摹印各有質或金或玉或晶或石或木或牙角骨骼各具形撫則各有其質而今祇一石而曰仿骨仿角仿金玉晶木吾所不解也

蝸廬筆記曰文太史印章雖不能法秦漢然雅而不俗清而有神得六朝陳隋之意至蒼茫古樸畧有不逮今之專事油滑牽強成字者諸惡畢備皆曰文氏遺法致為識古家所薄夫文氏之作豈如是乎案文氏父子印見於書畫者深得趙吳興圓轉之法此如詩之有律字之有楷各為一體工力匪易毀之者譏其變古譽之者奉為

正宗皆所謂不關痛癢也

甘暘論歷代印曰漢因秦制而變其摹印篆法增減改易制度雖殊實本六義古朴典雅莫外乎漢矣魏晉本乎漢制間有易者亦無大失六朝因時改易遂作朱文印章之變則始於此唐因六朝作朱文日流於譌謬多曲屈盤旋皆悖六義毫無古法宋承唐制多尚纖巧其文用齋堂館閣等字較之秦漢大相悖矣元時六文八體盡失印亦因之絕無知者至正間有吾丘子行趙文敏子昂正其款制然時尚朱文工巧是飾雖有筆意而古朴之妙則猶未然又論摹印篆法曰摹印篆漢八書之一以平方正直為主多減少增不失六義近隸而不用隸之筆法漢印之妙皆本乎此又論篆法曰印之所貴者文作者不究心於篆而工意於刀感也又論刀法曰墨意宜兩盡矢墨而任意雖更加修飾如失刀法何又論增減曰漢摹印篆中有增減

之法皆有所本時人不知六書之理立意增減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又論陰陽文曰上古璽書封以紫泥餘皆折簡封蠟用白文印印於蠟上其文突起曰陽後代制有印色印之其文虛白曰陰古所謂陰陽文者言其用不言其體又論回文印曰古用回文印者各有取意如雙字名印當回文姓字在前名字在後若一順寫則名之二字必分而為二矣此古用回文者取二字相連之意也其單字名印者不宜回文只當順寫以姓名在前或之印或私印二字即在後矣如齋堂閒雜等印不用回文用則失款耳又論名印曰上古用印以昭信也當用名印為正名姓之下止可加印字及印信印章之印私印等字氏字與閒雜字樣俱不可用用之不合古體亦且不敬耳又論重字印曰印有重字布置當詳字意或明篆二字相重或下者加二點以代如以一字作兩樣篆者則又涉於雜而章法之正失矣

又論破碎印曰古之印未必不欲整齊而豈故作破碎但世久風烟剝蝕以致損缺饜餬者有之若作意破碎以仿古印而文法章法不古不反害乎古邪

鼂公武三榮郡齋讀書後志曰印格一卷皇朝鼂克一撰克一張文潛甥也文潛嘗為之叙其畧曰克一既好古印章其父補之愛之尤篤悉錄古今印璽之法謂之圖書譜自秦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

朱簡曰上海顧氏嘉興項氏所藏銅玉印不下四千方歛人王延年為辨出宋元印十之二刻為集古印譜可謂博矣然而玉石並陳真贋不分豈足為印家董狐邪近又有濫收顧氏棄餘及邇來偽造合為秦漢印統是以蜨丸而充蘇合亦印譜之厄也

案宋皇祐初命太常摹歷代印書為圖宣和集印史踵事日多如

王隸王厚之顏叔夏姜夔吾止衍趙孟頫諸家各有圖譜然皆集古非自作前明嘉隆以後始自為譜李雲谷云刻印者仿古數章首列諸巨公數章索李大泌王太虛一序便侈然成譜以作者自命豈不大可恥哉

乾隆辛丑上元盧抱經程魚門周林汲丁小正陳竹厂王石瞿劉端臨同觀於詩境軒覃溪記

曲阜桂未谷先生精六書擅篆刻駁駁乎上逼漢人世共稱之所著續三十五舉湘嘗得其副而校刻之又聞有乙巳更定本乃合二種重訂最為精善搜訪未獲為歎今年冬海甯楊芸士先生來虞以翁君叔均大年藏本見貽如錫百朋遂合三種并刊之俾讀者獲睹其全不嫌複出云道光癸卯仲冬望日常熟

顧湘識

續三十五舉終

印說

日安陳鍊西菴述

刻印先須考證篆文篆文既明就其形勢細細落想應如何配法如遇兩字印或一繁一簡或一短一長本不配者宜以不配配之如遇四字印有一字不配宜以三字就之若三字又不可就亦宜以不配配之或反得情趣萬勿牽強湊合章法既定從容落墨落墨後又不可即便奏刀恐精神已減且置於案頭俟興到或曉起神清氣爽時然後運刀則刻成自妙

篆體之宜於印者一曰大篆周太史取蒼頡之書加之刮利或同或異而名大篆其法圓不致規方不致矩配合六義成其自然

一曰小篆李斯改省大篆之文破圓作方悉異古制謂之小篆其法文如鐵石勢若飛動一點一畫矩度不苟藏妍精於樸茂寄權巧於

端莊冠冕渾成斯為中律

一曰懸針文後漢曹喜作其法以小篆為質垂露為文畫細末纖直如針之懸鋒

一曰柳葉文晉衛瓘三世攻書備善眾體此仿上古科斗書但頭尾都細象柳葉故曰柳葉文

一曰鐵線文形如鐵線瘦健有神圓融潔淨不可如細漢文之端方要如秦文之嫵娜

一曰大白文漢印多用此體法取平正端莊其損益那讓與隸相通要不失六義轉運欲靈布置當密

一曰細白文務求平正章法綿密心穩手準用力一衝一氣而成甚有風致

一曰滿白文最稱莊重文務填滿字取平正致須流利與隸相融

一曰切玉文須和平淡雅溫潤有神其轉接處意到筆不到如書家之有筆無墨是也

一曰圓朱文元趙松雪善作此體其文圓轉嫵媚故曰圓朱要丰神流動如春花舞風輕雲出岫

用刀之法一刀去又一刀去謂之複刀刀放平若帖地謂之覆刀又名平刀一刀去一刀來謂之反刀疾送若飛鳥謂之飛刀又名衝刀不疾不徐欲拋還住將放更留謂之澁刀又名挫刀鋒向兩邊相摩盪如負芒刺謂之刺刀又名舞刀刀直切下去謂之切刀接頭轉接處意到筆不到留一刀謂之留刀刀頭埋入印文內謂之埋刀既印之後復加修補謂之補刀又有單入刀雙入刀輕刀緩刀各種刀名雖不可不知然總要刀下有輕重有頓挫有筋力多用中鋒少用側鋒時時存古人寫字之法若信筆為之或過于修飾則呆板軟弱之

病多矣

筆底雖貴勁挺又最忌怒筆要知銀鈎鍊畫實從虛和中得來非狂怪怒張也

凡人筆氣各出天性或出筆輕秀或出筆渾厚各如其人種種不一但能得情趣都成佳品惟俗而不韻者雖雕龍鏤鳳亦無足觀

刻大印粗文勿臃腫細文須爽健刻小印要寬綽有丰神若刻朱文無論大小究竟以細為佳

秦文轉角圓漢文轉角方此秦漢之分也一印中不可夾雜

印雖必遵秦漢然元明諸公之印之佳者亦可為法惟時尚習氣斷不可使毫釐染于筆端

董文敏云臨帖如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當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臨古印亦然只可取其神韻于非煙非霧間耳

漢印中結字最佳擇其不背于六義者須一一錄出時常參閱

刻朱文須流利令如春花舞風刻白文須沈凝令如寒山積雪落手處要大胆令如壯士舞劍收拾處要小心令如美女拈針此文博士語也

篆刻一技亦可以怡養性情若需求精工未免耗損精神亦乏天趣坡仙云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漫是吾師此二語最得怡養之術聞之印之佳者有三品神妙能輕重得法中之法屈伸得神外之神筆未到而意到形未存而神存印之神品也婉轉得情趣稀密無拘束增減合六義那讓有依顧不加雕琢印之妙品也長短大小中規矩方圓之制繁簡去存無嬾散局促之失清雅平正印之能品也又曰少士人氣亦非能事惟胸中有書眼底無物筆墨間另有一種別致是為逸品此則存乎其人非功力所能致也故昔人以逸品置于

神品之上

琴有不彈印亦有不刻石不佳不刻篆不配不刻義不雅不刻器不利不刻興不到不刻疾風暴雨烈暑祁寒不刻對不韻者不刻不是識者不刻此所謂八不刻又有不可刻者五不精詣不可刻不通文義不可刻不精篆學不可刻筆不信心不可刻刀不信筆不可刻有志斯道者可不慎與

印言

日安陳鍊在專述

氣

氣者其人原長于六書精于八體工于篆隸識字之三昧辨印之幽微有卓然之見透徹之悟為元氣否則寫影摹形終難詣極看前輩高手趙吳興文博士皆書法名家

情

情者對貌而言也所謂神也非印有神神在人也人無神則印亦無神所謂人無神者其氣奄奄其手龍鍾無一段飽滿充足之意譬如欲睡而談既嘔而飲焉有精采若神王者自然十指如翼一筆而生意全胎斷裂而光芒飛動

興

興之為物也無形其勃發也莫禦印之發興高者時或賓朋濃話倏爾成章半夜夢迴躍起落筆忽然偶然而不知其然即規矩未遑譬如漁歌樵唱雖罕節奏而神情暢滿

古

古有古貌古意古體貌不可強意則存乎其人體可勉而成也貌之古者如老人之黃耆古器之青綠也在印則或有沙石摩盪之痕或為水火變壞之狀是矣意在篆與刀之間者也刀筆峻嶒曰高古氣味瀟灑曰清古不使俗筆曰古雅絕少常態曰古異此不但纖利之手絕不可到即質朴者亦終于頽拙而已若古體只須熟覽古篆多玩舊物

堅

堅言不可動也橫如劈點如刺彎如欲發之弩一刀便中毫不假借

令人視之筆筆如銅柱鐵棟撐柱牢固可以為堅矣

雄

具堅之體其勢為雄如持刀入陣萬夫披靡真所謂一筆千鈞者也

清

雄近乎粗粗則亂而不清須似走馬放鵬勢極勇猛而其間自有路徑有紀律井然可循而劃然爽目也

從

拘守繩墨得清之似而不可為能從能從者方其為印也不知有秦不知有漢并不知有刀與金石也凝神直視若癡若狂或累日一字不就或頃刻得意而疾追之放胆舒手如兔起鶻落則分寸之間自有一瀉千里之勢

活

有縱之勢則活如畫龍點睛便自飛去畫水令四壁有崩毀之意印家識得此意真是筆底飛花刀頭展翅

轉

從之流弊其病為直直者徑而少情轉者遠而有味就全印論之須字字轉顧就一字論之須筆筆轉顧乃至一筆首尾相顧所謂步步迴頭亦名千里一曲

淨

大凡文士作印不善交錯而善明淨交錯者如山中有樹樹中有山錯亂成章自有妙處此須得老手乘以高情若明淨則不然階前花草冥放有常池上游魚箇箇可數若少間以異物便不成觀

嬌

嬌對蒼老而言也刀筆老者如千年古木粧點蕭疎嬌嫩者落筆纖

媚運刀清淺素則如西子淡粧艷則如楊妃醉舞

鬆

運刀太實便覺字畫有粘滯之態善運刀者要在相其路徑徐徐展手毋太用力毋太著跡不患不鬆活矣

稱

字各異形篆有定法布置勻稱出自胸中不稱者雖假借遷就終有一字似兩字兩字似一字之病善于布置者即字位小大截然不同亦稱也雖地有空白處亦稱也此所謂因物變化之妙

整

整整束而不軼也篆文清楚界限分明秩然不亂如兩陣相對雖戈矛簇出各有統攝不相夾雜也

豐

纖利單薄是名不豐豐者筆下濃浹刀下渾厚無皮不裹骨之病

莊

巧意舞弄失于不莊然莊之流弊或趨於呆須在篆法端方刀法持重如商彝周鼎何等莊嚴亦自神彩

呆

筆不聯屬刀不圓活其病為呆如痿痺之人手足雖俱而神色耗矣

肥

淡雲幾片新柳數條自有一段輕逸之氣若天資魯鈍一筆不妥潤至數筆一刀不妥修至數刀甚至本文之外杜撰增疊譬如畫兔生角洒湯融冰無有是處不如摩落舊物重加存想俟指上已具全印而後一刀直下自有疎散輕清之態

單

肥而學省又謂之單譬如花木太叢則繁若有意刪削不論綠柳妍桃擬作老梅古柏為單瘦而已

促

雖分寸之間數十畫安頓有法自不足迫或不善鋪排路徑狹窄或故為巧態偏令空地有餘

苟

興本不到或因求者催索一時苟完意本欲却或因旁人慙患勉強塞責見本未定或因急于酬應漫試刀筆此則決無得意之作大凡精一業者斷不可草草了事豈獨刻印小技乎哉

印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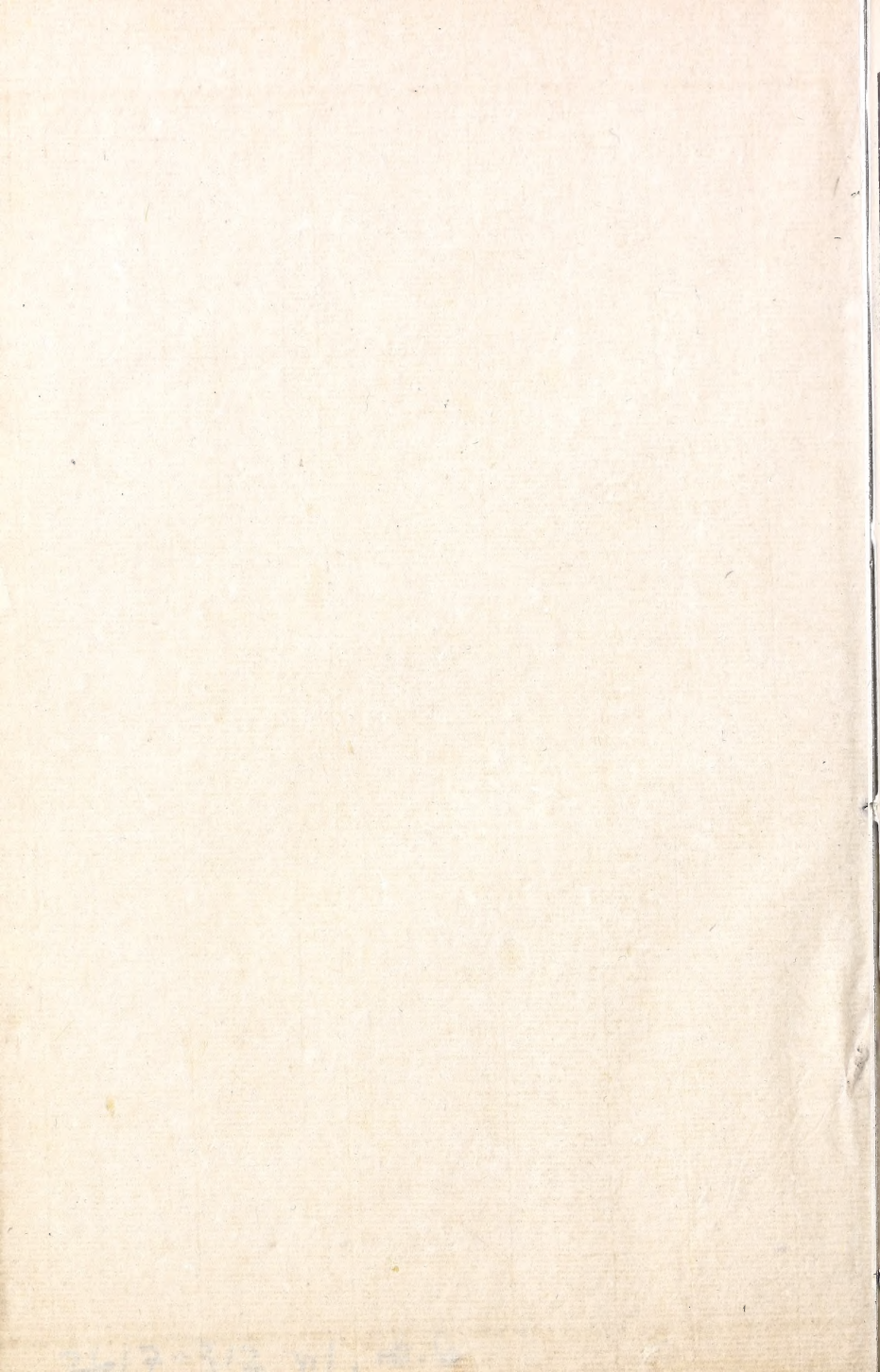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20

HGT.

LENG.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20

HGT.

LENG.

2617-312 vii, no. 6

